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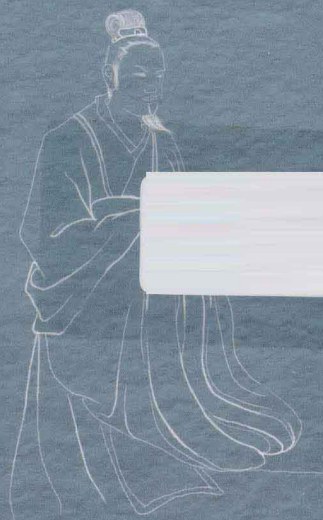
儒生文丛



第二辑

追望儒风

米湾◎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儒生文丛



第二辑

追望儒风

米
湾◎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望儒风/米湾著.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20-4934-0

I. ①追… II. ①米… III. ①儒学—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399号

- 书 名 追望儒风 Zhuiwang Rufeng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58908325(发行部) 58908334(邮购部) 58908524(编辑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880mm×1230mm 32开本 10.25印张 240千字
- 版 本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934-0/B·4894
- 定 价 29.00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题词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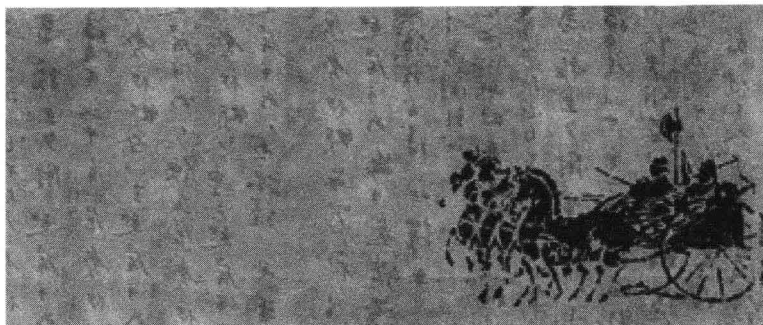
总序

蒋庆/

儒生者，信奉儒家价值之读书人也。“儒生文丛”者，儒家读书人之心声见于言说者也。天运往还，儒道再兴，儒生之见于神州大地，数十载于兹矣。今日中国文化之复兴，端赖今日儒生之努力，而儒家价值之担当与夫中国慧命之所托，亦端赖今日儒生之兴起也。归来乎，儒生！未来中国之所望也！

“儒生文丛”主编任重君，儒生也。倾一己之力，编辑“儒生文丛”，欲使国人知晓数十年来儒家回归、儒教重建与儒学复兴之历程，进而欲使今日之中国知晓当今儒生之心声。故“儒生文丛”之刊出，不特有助于中国文化之复兴，于当今中国之世道人心，亦大有补益也。

壬辰夏，余山居，任重君索序于余，余乐为之序云。



总 序 1

第一部分

儒学视野中之现实问题 1

01 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3

02 弘扬传统文化 培育“厚德”精神 36

03 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义理纲维 50

04 论“以人为本”的六种解释方案 70

05 尤根·赫曼森民意“驯服”思想述评 86

第二部分

儒学讲演 99

01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101

02 儒家的人极之学 115

第三部分

儒者传论 129

01 蒋庆先生学述 131

02 蒋庆先生传 135

03 李慎之先生试论 172

第四部分

时论短评	203
01 诚的意蕴	205
02 厚德说	210
03 国学院三辨	212
04 “国学”名义简论 ——兼与薛涌博士商榷	215
05 “小道”难识“真孔子” ——读李零《我读论语》序文所感	218
06 建立儒教组织的理据	221
07 物化是对人最大的亵渎	223
08 什么是师道尊严：“杨帆门事件”感言	225
09 结识保守主义 ——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读后	227
10 闲话《北窗夜话》	231

第五部分

游访纪事	235
01 夏游记	237
02 儒者罗义俊先生拜访记	249
03 难得之人师 ——受霍韬晦先生开示后有感	252
04 壬辰秋曲阜之行纪略	255
05 北美访学记	258
06 书情书缘报国寺	279

第六部分

实用文笔	297
01 国学长廊叙	299
02 送安阳贾生序	302
03 常氏族谱序	305
04 《陈确评传》后记	306
05 《自由与传统》译者后记	308
06 贺《原道》创刊十周年联语并序	310
07 悼李羨林先生	311
08 挽尊师沈宗灵先生并序	312
09 哭皮介行先生	313
10 议定皮介行“忠毅先生”之谥公告	314
11 府君王公暨孺人辛氏合葬之墓碑记	315
后 记	317

第

一

部

分

儒学视野中 之现实问题





01 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一、引言：“不远复 无祇悔”

20 世纪即将结束。回首百年，抚今追昔，我们不由得会有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触。百年之间，我们人类继工业革命之后又卷入一场对社会影响更为深刻的信息革命，从而由机械文明走向电子文明。当今的世界面貌异相纷呈，光怪陆离，倏忽一变。其变幻之纷繁驱驰着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奔走喘息，使其神经紧绷，头晕目眩，在物理上、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疲于招架、难以消受之势。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20 世纪更是挣扎着向前奋闯和冲刺的世纪。政治革命和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科技、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最后 20 年间，由于“科技、经济挂帅”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治挂帅”，“物力”突飞猛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经济狂飙的挟卷之下，“向前冲刺”已成为我们条件反射性的心理定向。犹如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只能飞速向前，不容有丝毫的回眸反顾，更不能妄想驻足小憩。否则，即使有幸不致危及性命，也会被归入“落伍者”而沦为“乌狗”。

科技、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世纪初的人们梦想不到的便捷和享受，但是，我们似乎也失去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很难

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诚，很难再领略到人格的典重和风俗的淳厚了。

这些可说是“软件”上的阙失，更有“硬件”上的阙失在焉。今天，我们难得再呼吸到一口清新自然的空气，难得再品尝到一口纯净甘甜的流水。环境破坏，生态瓦解，人类不仅很难“安居”，甚至自身的生存也面临着威胁。

科技、经济高度发展之下，一方面，我们可以摄受的财富、玩好滚滚而来，物质生活丰渥饜足；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生命却日就匮之。其中得失，大可反思。

《周易》曰：“不远复，无祇悔。”^{〔1〕}身处世纪之交，对社会的演化动向和人类的处境加以反思，恐怕不至被讥为无聊的杞人之忧吧。尽管反思所得，很可能是可厌的“老生常谈”，但并不一定会因其不是“奇货”而损其弥久日新的“常道”品格；尽管这种反思肯定已是“后见之明”，但对我们未来世纪自处之道的择执，不一定绝对没有些微“先见之明”的助益。要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实在太过危险！

百年光景，在宇宙大化之流中曾不足以当一瞬，不过，由于我们人类个体在这个小小寰球上的驻足期限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因而，其间秋毫之末大的“风吹草动”，对我们而言就是泰山之大，足以引起沉重的沧海桑田之感。百年中国，其政体更迭、世态嬗变和物事流转，更不啻有“世历三古”的意蕴。沧桑巨变之后，可资回味反刍的饲料太多，可喜的、可忧的、喜忧参半的，纷繁交错，欲理还乱，大有“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般的感慨。今姑且从人与自然这个角度说开去吧。

〔1〕《周易》复卦初九爻辞。

二、人的“自然法则”

自19世纪英人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后，伊甸园中发生的人类始祖的故事渐渐成了“真正的神话”，人类不得不放下自尊，接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窘迫而残酷的现实。而且，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对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生物世界的进化规律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百年前的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就是这种思想潮流——它的引进者严又陵（严复）先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的中国人。彼时，世界列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伺机将“东亚病夫”吞噬下去——“保种”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

人是血肉之躯，他的构成元素，不外乎构成自然界的那百余种。吃的、喝的、用的——维持他生存的一切都取之自然。毫无疑问，自然乃人类之母！

如果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确别无两样，其进化规律、生存境况的确也是“任天为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两千多年前的荀况提出的性恶说的确具有“先见之明”。进而论之，人为求自我的存续、子孙的繁衍而从自然界乃至从同伴、同类那里索取乃至攫取生存资料，便是天经地义、合乎“自然法则”的了。个人是如此，由个人构成的群体、组织，如家庭、宗族、国家，也当如此。其一切活动、一切营谋最终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自我的存续。人是动物，不是天使。不论其身体构造还是其活动，都充分表现着动物性。民间有谚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说法其实是有相当深刻的“人学”为其理论基础的。

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我国有识之士的功绩就是唤

醒了在世界东方沉睡着的“华族”，警告他们：你们这一族类就要被来自西方的其他族类吞掉——不仅有亡国之危，而且有灭种之虞。不要幻想别人会救助你们，只有自己能救助自己。于是，本能的生存欲望和冲动燃烧起来了，凡是觉得不利于族类生存的，就毫不顾惜地去之；凡是觉得有利于族类摆脱危亡的，就不假思索地取之。天子皇上、孔孟之道、裹足纳妾、方块文字，乃至一切传统文化，无非是我们族类衰弱的祸根，都该弃之净尽。声光电化、坚船利炮、议会宪法、民主共和、斗争哲学，都是富国强兵的法宝，当然开怀拥抱，多多益善。

整个 20 世纪，中国人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间不知洒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花费多少代价，历经多少曲折，终于有幸在世纪之末，实现了世纪初的先觉者们所设定的基本目标：保住了自己的国家，排除了亡国灭种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我们族类已相当强大：国家主权昂然直挺，族类员数盖世无双，经济发展扶摇直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享受的一切，是百年前的国人乃至皇子王孙们也不曾梦见的。一句话，国人沿着人的“自然法则”，为保种、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功。其中的理论意蕴是：“人是自然”这一命题是有效的，“顺应自然”（求生的本能）这一策略是正确的。

三、环境病变和精神病变

百年之间，我们取得的“战绩”是举世瞩目的。然而，不可讳言，到了 20 世纪末的今天，积淀遗留下的问题也是极其严峻的。如果说 20 世纪之初，我们患的是急性病，性命攸关，迫在眉睫，不及时投以猛剂就可能立刻一命呜呼，那么，20 世纪

之末，我们感染的是慢性疾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催人性命，但也十分顽固，若不予以重视，就会日甚一日，最终也可能不可救药，葬送性命。

对世事稍有留意、略具反思能力的人，都不难觉察到当今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有两种病变正在隐隐滋长：一个是环境病变，一个是精神病变。这两个问题则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威胁着我们整个族类，正如 20 世纪之初内忧外患曾经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和族类一样。

当今，环境污染成了威胁我们生存的大敌。本应是沁人心脾的空气，现在却成了播散各种毒素的烟幕，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我们的喉管、心肺。本来清澈甘甜的流水，现在却成了传播有害物质的“祸水”，灭掉了我们的鳙鳙鱼虾，毒害着我们的肠胃肝脾。由于大气层不断受到人为的破坏，和煦旖旎的阳光，现在成了灼伤我们的芒刺。森林节节退却，黄沙步步进逼，膏壤在流失，江河掀着浊浪，横决泛滥，所向披靡。日常生活中，口之所食，鼻之所嗅，耳之所闻，乃至手之所触，足之所履，都可能在危害着我们的生命。某些动物种群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很可能也是从整个宇宙中，永远消失。更多的动物正在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仅动物面临着劫难，植物也在面临着灭种的厄运。我们人类的肌体在结构和抵抗力上并不优于动植物，甚至还处于明显的劣势，如此迁延下去，能例外地不受此种命运的威胁吗？

环境问题，有我们每天直接的切身感受和间接的耳闻目睹刺激着，其严重性已经引起比较广泛而深切的关注。而精神问题，由于暂时不会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可见的威胁，似乎不应该在此问题上大惊小怪。然而，这种无动于衷正表明了精神病变的严重性。

精神病变，主要不是指当今精神病患者和心理不健康者的人数的大量增加，而是是指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迷失和道德意识的萎缩。

由于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20 世纪人类创造出了先人们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便捷器物和新奇玩好。即使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 20 世纪末期的 20 年间实施了有利于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开放政策，就已发生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变化。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亲身受用的，与 20 年前的相比，令人油然而生今古之慨；回视百年之前的境况，更不啻天壤悬隔！这的确是人类的辉煌，天地间的奇迹。遗憾的是人的主体性就容易迷失在这滚滚而来的物质财富、便捷器物和新奇玩好之中了。

物质财富的创造，正是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免受自然的任意摆布的能动性的绝大见证，这不就是人的主体性吗？是的，不可否认，这也是“主体性”的应有内容。因为，所谓“主体性”，虽然很难给它下一个人人接受的严格定义，但大致应该指某种人类独具的精神力量或存在。唯人拥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据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人的知性还是可以为自然“立法”的。所以，不能否认，科技创造能力、经济组织能力也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应进一步认识到，这些能力并不一定是人的最根本的主体性。恐怕世界上最为复杂、最难解读的莫过于“人”，确切地说，是莫过于人的精神了。人之精神犹如一座宏大繁复的殿宇，层楼错落，曲径通幽，不能“一览无余”。如果精神性的存在是主体性之所系，同时承认精神的存在是复杂的，有浅深、高下等层次之分，那么，浅表的、外缘的、低层的精神存在，如感觉、知觉、记忆以及经验心理学上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由于其与物质性的存在紧贴互粘，具有相当程度的

“物质性”（materiality），其“精神性”（spirituality）便较少。相应地，便不能充分体现主体性。反过来说，距离物质性较远的精神存在才能比较充分地体现主体性。简言之，“物质性”与主体性成反比，“精神性”与“主体性”成正比。如果这种思路不完全荒谬的话，我们就以此来照察一下科技能力的“精神性”、“物质性”究竟如何。

科技能力实际上是人之知性（understanding）能力。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就是就人的知性而言的。而知性具体表现为人的归纳、演绎等推理能力。这种精神存在与感觉、知觉等意识相较，距离物质性的存在是相当远的。因为它不是来自外物的直接作用，不是物质世界的当下“印痕”，有高度的普遍性、恒定性。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此种能力是人固有的先验能力。人的口味、情感可能各不相同，但“ $A = A$ ”、“ $1 + 1 = 2$ ”这样的逻辑、数学律则却是普遍有效的。因此，知性的“精神性”相当高^[1]，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人的主体性。

不过知性仍有相当大的“物质性”、“惰性”。知性乃人之认知能力，它的基本职能是照察外在世界，以攀缘、计度外物为能事。佛教哲学将其称为“遍计执性”，义为“周遍地计度外物并执持不放”。所以知性只能帮助我们创造物质财富。此外，知性对事物只有认知作用，并不能从其自身发出动力，改造事物。改造事物的动力来自人的意志或欲望。知识不能为自己决定作用方向，只能起工具性的作用。我可以利用核子技术发展原子能为人类造福，别人也可以利用同一技术制造原子弹，为人类造孽。所以知性、知识被称为“工具理性”。鉴于

[1] “精神性”一词，本文系权且借用，望莫以西文 spirituality 一词之原义绳之。